

群,是澡堂,你在群里,好比洗澡,汤有多浑,你就有多脏。我人生的第一个群,线下的:大学宿舍群居,八人一室,学期结束,只剩下一把牙刷,一人得肝炎,全室多感染。什么叫江湖兄弟?两肋插刀,哪怕两败俱伤;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,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”。什么叫袍泽兄弟?同患一个病——甲肝;同唱一首歌——《朋友》;连编号都是连号的——大王、二王(沪语:倪王)、三王、四毛。

群,就是黄梅天,到处都会发霉;群,又是咸菜缸,哪怕铁棍,也能舔出三分咸。群,也是川菜锅,不放辣子,菜也是辣滴。互联网时代,你可以没有一个家,但不能没有一个群。现在见面,不管熟悉与否,投缘与否,先是加个微信,然后拉你入群,像旧时代拉壮丁。一个名字同属于无数个群,相当于吃空饷,如死鱼虫沉淀,永不泛滥;一个个死粉,永不冒泡,比潜艇还要沉默。

尤其参加同学会、校友会,被热情绑架。这个场景里,你可以不吃饭,不免过分了。如果不入群,享受的待遇:侧目以待。这个时代,不结婚,不是异类,但不入群,不可想象。古人云:“不知其子,视其父;不知其人,视其友。”现代人:“不知其人,观其群,察其文。”

看人的品位,看群;看群的品位,看转发。在群里可以折射出你的品位、趣味、价值观。每天早晨发“早安”的,好比“今天天气哈哈”,无话找话,居然还有呼应的,可以判断基本:群主热情过头,群众闲得发狂。你若在这个群厮混,就知道你的

如果不是门口刻着酒店字样,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!走出2号线的华夏东路站,就被马路对面的明清古典式建筑群所吸引,气势恢宏,古色古香,有皇家花园的风范。进门就是汉白玉雕的九龙壁,大气雄伟。沿着小路,十座楼台掩映在花树之中,黛瓦青砖,飞檐翘角,小桥流水,亭榭回廊,俨然是一座宫殿。它将苏州园林的精致,和皇家园林的气派有机集合在一起,确实不易。

这里不是园林,而是一家五星酒店——皇廷花园酒店。除了建筑有特色,其最大的亮点就是楹联。皇廷每栋楼及主要出入口都有对联,信步走来,一副副匾额楹联映入眼帘,令人凝眸注目,遐想无限:“耀日辉霞,德显才昭兴事业;华天福地,情真梦好乐人生”,这是一副嵌名联;“把盏接风,即使天涯如故里;移屏换景,但教蓬上有江南”(丰华楼);“楼头观景疑蓬岛,梦里闻香是洛阳”(牡丹楼);“轩窗不掩寻诗月,客舍欣逢折桂人”(金桂楼)。最妙的是几座亭,不仅景色绝佳,而且亭的名字都有寓意深刻,为亭撰写的联更是有几分特色:“花溪几曲香沾履,水月半弯鱼戏钩”(倚虹亭),看似信手拈来,却是胸有丘壑;“水澈鱼藏云影里,花香月醉玉山边”(醉月榭),此情此景,不醉也难;“鹤舞华亭迎客至,仙乘梧月抱琴来”(鹤来亭),一琴一鹤相伴,如入绝妙仙境;“金风洗客尘,月下琼楼皆好梦;桂雨沾云鬓,亭中妙趣是秋香”(金桂亭),古色古香,颇有趣味;“夺魁捷报邀登阁,揽月归来不系舟”(状元舫),少年得志,豪情满溢尽显。

中国著名书画家陈佩秋、周慧珺、丁申阳、刘小晴、乐震文、林曦明、张伟生、戴小京、欧阳中石等,或写楼名,或写楹联。皇廷可谓处处是景,有景就有联,联为景添彩,景为联增色,景和联相融,联和景交汇。作为花园酒店建筑的组成部分,这些铭刻于酒店十座楼阁和亭台回廊的抱柱之上的楹联,文字典雅,一唱三叹,让人叫绝。这些楹联,是专门向海内外征得八千多副来稿,从八千副来稿中选出四百多副经评委会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、优秀奖、入围奖共九十一副,完全够得上上乘之作。

上海楹联学会名誉会长姜玉峰自豪地说,这里是上海楹联文化示范基地,它所展示的楹联,给人以美的享受!

百无聊赖。如果转发的文章,标题总是耸人听闻,那么十之八九反常识,看多了,你也歪了。呆得时间长了,越来越像刺猬,好抬杠。如果转发的文章里,语句常常斩钉截铁,那么往往大言欺人,只讲理论,不讲论据;如果常常放些狠话,它与前者是孪生兄弟,一个硬币的两个面,那个群就是愤青们的吐槽池,就是痰盂罐。这样的群待久了,会固化:社会是黑的,天空是灰的,久而久之,沾染仇恨,学会抱怨,满怀悲观,提前“男更”。

如果转发的文章,多排比句,十之八九是心灵鸡汤,这个群,非励志不阅读,往往是一群“语言的巨人,行动的矮子”,“敏于言而慎于行”。这样的群待久了,会缺乏行动力。如果一个群里,如同掉入一个坑里,相濡以沫——车辙里水干了,为了保住生命,两条鱼吐沫,互相润湿。你的身上有我的气味,我的身上有你的气味,结果气味相“同”,一票货色,不分彼此。

一个群里,相互吐槽,你感染了我,我感染了你。待在什么群里,好比出身在什么家庭,可以影响你的三观;好比找什么老婆,培养什么孩子。

“与善人居,如入芝兰之室,久而不闻其香,即与之化矣;与不善人居,如入鲍鱼之肆,久而不闻其臭,亦与之化矣”。群,是一口大染缸,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,身处其中,久而久之,不是见贤思齐,就是同流合污。

晚上,我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:删群。这就好比花匠修枝,好比健康人千方百计要远离病原体。

某日,我坐地铁出行,车厢有点挤。只见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女人挤了进来,人还没站稳,就急急地拿出手机,打开视频,旁若无人地看了起来,声音之大,堪比昔日的高音喇叭。

因为音量太大,即便无意,内中的对白还是传入耳来,尽是些打情骂俏、下流肉麻之类的话语。但见这个中年女人看得津津有味,不时还发出“哈哈、呵呵、嘿嘿”的窃笑声。旁边有人怒目相视,也有摇头叹息的。遗憾的是,这个中年女丝毫也不因旁人的反应而有所顾忌,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亢奋中。

也许在有人看来,公共场所,人们的行为应该是自由的,随意的,别人无权干涉。但我想说,不要忘了,即便是像车厢之类的公共场所,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社会,所以,人们的所作所为,就不只是个人行为,也不应该我行我素。你“津津乐道”的东西,不见得别人也喜欢。而你放肆地让喇叭发出超强的分贝,强行让人接受这些内容,这已经构成对他人的伤害,更何况乘客中还有未成年孩子。即便撇开这些不说,车厢里噪音太大,还会影响别的乘客听取报站的信息。

请你戴上耳机。在公共场所,我们还是自律一点为好。

母亲去世后,留下好几本电话簿。有四五本是比名片大一点的硬壳小本子,有的掉了壳,有的脱了线,有的是崭新的。还有一本工作手册,是我进税务局工作以后母亲向我要的,也用来抄电话了。母亲说原来的电话本太小,她有白内障看不清楚,大一点的本子可以写大一点的字,看起来方便。母亲突然离世时,因为有母亲的电话簿,我才得以把母亲原先工厂的小姐妹、老邻居和父母亲一辈的亲戚们都通知到。近日整理这些电话簿时,发现所有本子记载的通讯信息都是一样的,排列次序也一样。第一页无一例外记载的是我。母亲18岁结婚,10年里生育6个子女,是当时国家级“光荣妈妈”。有人说她“先开花后结籽”,果然在生了5个女儿以后才有了我这个儿子。

艺术家的审美情趣,需要自然界与精神世界的惠赐,尤其是需要经受痛苦的精神孤独的浴火淬炼,审美的格调才会有质的飞跃,艺术的田园才会向你打开。画家施大畏曾向笔者强调,人走向旷野会产生孤独,而当孤独融于旷野,心胸就会接纳自然,世界随之在你的心底变得亲切起来。艺术家拥有的孤独,其实是内心深处的放牧,思想会得到意外的丰硕收获,进而助力艺术创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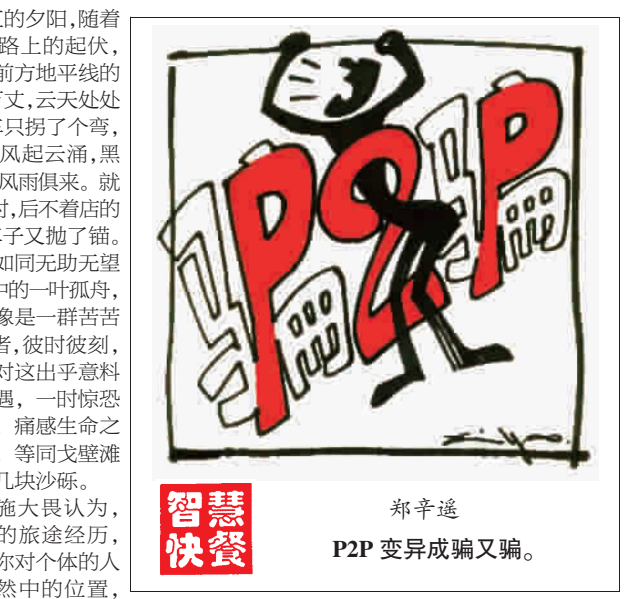
对此,他举了三个亲身事例:其一,他和陈家冷等10多位上海画家,上世纪90年代初,自费去了一趟新疆写生采风。那次新疆行,正值盛夏,他们租了一辆半新的中巴,奔驰在戈壁滩上,常常一连走3个多小时看不到一个人影。盛夏时节,戈壁滩上的天空,在几许薄薄、浪花式的白云映衬下,时而显得特别的蓝,给人有举头望天形似蔚蓝大海的想象;时而乌云翻滚,一大块、一大块的云,像大山巨峰从半空朝你砸过来似的。在寸草不长的戈壁滩,飞沙走石敲打着车窗,一阵风来,灰沉沉的云压向车顶,过山车般的天象,将荒凉和恐惧时不时地袭遍画家们的身心。在前往久仰大名的克拉玛依石油城途中,时

近黄昏,通红的夕阳,随着旅行车在公路上的起伏,犹如滚动在前方地平线的火球,光焰万丈,云天处处彩霞。但当车只拐了个弯,即刻戈壁滩风起云涌,黑幕笼罩大地,风雨俱来。就在这前不靠村,后不着店的当口,不巧车子又抛了锚。当时,汽车如同无助无望地漂在大海中的一叶孤舟,全车的车就像是一群苦苦挣扎的求生者,彼时彼刻,十多位画家对这出乎意料的遭遇,一时惊恐莫名,痛感生命之渺小,等同戈壁滩上的几块沙砾。施大畏认为,这样的旅途经历,会使你对个体的人在自然中的位置,有一种极致的清醒认识,对自然的崇敬便会油然而生。这种由切肤之痛生发的对生命的叩击,一旦与艺术的审美情趣勾连,艺术的创作就会有不同凡响的大气象。

其二,上世纪80年代初,施大畏为长篇小说《暴风骤雨》创作连环画,去黑龙江深入生活采风,邂逅了一幕令人铭心难忘的场景。那天他背着画架,路过一块种植着向日葵的田野,被一片金灿灿的景象所吸引,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,挑选着该在何处落笔写生。其实当时他的举动,颇有“探头探脑”使人生疑之嫌。然而,一位头戴花边草帽的农村大婶见状,立即摘下一朵脸盆大的向日葵,小步快跑地从田埂上微笑着朝他奔来,执意要将她手中的向日葵送给他。这位大婶的

你看见过一座大桥用两种材料建造的吗?笔者在山西壶口瀑布旅游时,导游指着不远处的那座横跨陕西和山西两省的黄河大桥问我们:“你们看看那座大桥有什么不同?”我们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望去,其中一名眼尖心细的驴友立马看出了个中玄机:“噢,这座桥怎么是两种材质的造型啊?”导游娓娓道来,谜案终于揭晓。该桥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,黄河流

域的北面属陕西省延安市地界,河的南边由山西省临汾市吉县管辖。因为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对潮汐的影响,黄河奔腾不息汹涌澎湃的水雾对桥体的腐蚀非常厉害,水雾集中在北面的半个桥面,所以这半个桥体需要比另外半个桥体更加耐腐蚀,导致陕西建造的一半为加厚钢结构桥体,而山西段因为受水雾侵蚀影响小,因此采用水泥结构的桥体,潮汐更替也成就了当地一道比较奇特的景观。



智慧快餐 P2P 变异成骗又骗。郑辛遥

善举,瞬间就把他这个自小在都市长大的年轻人震慑住了。这种有着大海般宽广情怀的民风,可以说在今天日益繁华的都市里,已经变得很难寻觅了。这种人间真情,媲美自然,殊为可贵。

久居都市的艺术家,应该经常到大自然中去学会心灵的独处,栉风沐雨,清洗都市生活的污垢,去与真诚、坦荡、朴实的人性对话。这样艺术家的创作才会有真性情、真感情,艺术的创作才会真正打动人。

其三,早些年,施大畏有一次去井冈山野外写生,因为全身心忘情在笔墨,等到想起拔脚返程,天已全黑。在匆忙赶回的路上,他又不慎又迷失了方向。孤身一人的他,只有与肩上背着的画架相依偎。置身在黑漆漆的山坳,本没有什么分量的画架,这时随着失去目标脚步,显得格外沉甸甸起来,加上山风穿过树林,传来阵阵怪异的叫声,好像是狗吠,又好像是狼嚎。想起出发前,当地人曾告诫他,这

一带山林有野兽出没,他心里不免有些恐慌,甚至有些许绝望。“天无绝人之路”,走着走着,他终于看到前方有了一丁点微弱的灯火,立马浑身充满力量,朝着灯光闪烁的方向疾步走去。他来到了独处山脊的一家老农门前,因为疲惫,为饥饿,便不顾一切地敲开了门。开门的老农一脸笑容,不假思索地迎他进门入座,全然没有都市中对于陌生者的防意,并豪爽地拿出家里刚宰杀烹烧好的野猪肉,热情款待这位“不速之客”。

那一晚温馨暖意,至今仍常常会不经意地“闯入”他平静的生活,温暖他的心。那种羁旅中孤独相遇,是人生宝贵的财富。伴随孤独开启的艺术田园之门,呈现出一派芳草萋萋、生机勃勃。也许只有这般的孤独才会赋予艺术家不竭的创作动力,因为源于心中至善、至真的品质,往往只有在孤独的境地才能品鉴其美,使艺术家遁入精彩毕现的艺术田园秘境。

孤独是艺术家的田园

吴伟余

请戴上耳机

徐亚斌



一桥两制

胡海明

母亲的电话簿

程介平

母亲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地抄写多本一样的电话簿呢?我捧着电话簿陷入沉思。我想原因只有一个:她牵挂儿女,怕弄丢了儿女们!思念老邻居、小妹妹,怕一不小心他们就会消失。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,儿女再从一个家而搬离了老家。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。搬家的那天,母亲追着满载的大卡车朝我流泪挥手,嘱咐我要常回家看看。而我回去看望母亲的次数屈指可数,每次回去都会被母亲“捉牢”,拿出已经翻得破旧的电话本,尽管她能背出我的电话号码却还要我在我的名字旁边再“写写清爽”,或又拿出新本子来要我帮她把电话簿重新誊抄一遍。我总是不耐其

在皇廷赏楹联

郑自华

雅玩

